

日三上延

著

羽蛇 / 绘

古书堂事件手帖 ③

~ 栗子与无法消失的牵绊 ~

古书堂事件手帖 3

~ 榉子与无法消失的牵绊 ~



(日) 三上延 / 著
(日) 越岛羽空 / 绘
羽蛇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书堂事件手帖 3. 槌子与无法消失的牵绊 / (日)三上延著; (日)越岛羽空绘; 羽蛇译. —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5356-6611-6

I. ①古… II. ①三… ②越… ③羽…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3605号

原著名:《ピブリア古書堂の事件手帖3～槌子さんと消えない絆～》, 著者: 三上延, 绘者: 越島はく ©EN MIKAMI 2012

First published in 2012 by ASCII MEDIA WORKS Inc., Tokyo, Japan.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Guangzhou Tianwen Kadokawa Animation & Comics Co., Ltd.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出品并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湖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8-2013-53

本书为引进版图书, 为最大限度保留原作特色、尊重原作者写作习惯, 故本书酌情保留了部分外来词汇。特此说明。

古书堂事件手帖3 槌子与无法消失的牵绊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 出品

著 者 (日)三上延
绘 者 (日)越岛羽空
译 者 羽蛇
出 版 湖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出 版 人 李小山
出 品 人 刘桓伟

责任编辑 贺澧沙 陈珊珊
美术编辑 罗毅俊
制版印刷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7.5625
版 次 2013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56-6611-6
定 价 27.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羊城创意产业园3-07C

电话: (020) 38031051 传真: (020) 38031253 官方网站: <http://www.gzrwkadokawa.com/>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

序章



《长驴耳朵的国王》(白杨社)·I

2010 / 11 / 23 最近的二三事 篠川文香

昨天太忙，所以连同今天的一起写了吧。

昨天是文现里亚古书堂的休息日。

姐姐和五浦先生（店员）一大早就开车出门了。姐姐因为身体有伤行动不便，这次出门机会难得，所以他们逛了好几家想去的旧书店。

因为她一脸喜滋滋的模样，所以我就开她的玩笑说：“姐姐今天是去约会啊——”

结果她立马翻脸，凶了我一句：“你可别跟大辅先生开这种玩笑，太没礼貌了。”

按照姐姐的说法，似乎是他俩在谈到什么事的时候，亲切的五浦先生随口说了句“那我就陪你去旧书店逛一圈吧”，仅此而已。

姐姐很不喜欢谈及关于自己恋爱、结婚之类的话题。

所以我当时没说出口，只是偷偷在这里写下来。

五浦先生多半是想制造个约会的机会吧，那人可是被姐姐迷得神魂颠倒啊。

说起来，五浦先生刚来店里工作的时候，我还挺担心的。

因为我很难想象那个极度认生的姐姐会主动提出雇用店员。五浦先生块头大不说，眼神也让人心里有点发毛，我还真担心姐姐是不是被什么坏家伙给骗了呢。

不过在工作上和他相处了一段时间后，发现这人其实性格偏软弱，工作也还算认真，总体上挺普通的。他很擅长认真倾听，待客方面甚至比我还上道。

这话我可不会对他本人说，仅仅写在这里就好。

在我看来，五浦先生是那种很容易被比自己地位高的人——尤其是女性——操弄的类型，明明有一副战士般的躯壳，性格却唯唯诺诺的，像个侍从。

他俩傍晚才回到店里。

姐姐看起来心情很好。两人把横滨、川崎等地方的旧书店逛了个遍，回程好像还顺便去了趟辻堂。

他俩买了两大纸箱的书，当然啰，负责把书搬到玄关的人是五浦先生。这位老兄看起来挺疲劳的，但不知为啥只有眼睛格外有神。

大概是因为姐姐很开心，所以他也跟着快活吧。真是的，完全就一侍从德行。

今天午休的时候，小菅奈绪来班上找我玩，我就跟她提起了这件事。

“那还不是因为你姐姐不是个凡胎。”

结果她冒出了这么一句话。每次提及姐姐的时候，奈绪的表情总显得有些僵硬。虽然她也是我们店里的常客，但貌似总不太会和姐姐打交道。

之前奈绪曾经对轻音社一个姓西野的家伙有好感，不过被毫不留情地甩了。那时候，姐姐和五浦先生好像为她做了些什么。

详情我也不太清楚，不过好像是出了什么麻烦，后来姐姐做了什么事让奈绪大吃一惊的事，最终应该是——把麻烦解决了吧。

至于西野，他转学了。

他单方面地认为是五浦先生在背后散播他四处拈花惹草的谣言，一怒之下打算放火烧了我们家的店，不过马上就被逮捕了。等到停学处分结束后，这人马上转去其他学校了。

这话可不能随便对人说——西野会这么想，其实要怪我。有次我在店里听五浦先生和其他熟客谈起了奈绪的事，然后在和社团女生聊天的时候一不小心说漏嘴了。

当时，有关西野的传闻正闹得沸沸扬扬，我的那句话就无形中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奈绪在学校可是没有跟任何人谈起过西野的所作所为哦！不过我当时还真不知道她什么都没说。

好吧，说不定我真是长舌妇。

鉴于我们家差点被人家一把火烧了，所以最近我都奉行谨言慎行主义。不过为了避免憋太狠导致压力过大，我就姑且在这里言简意赅地一一记录下来吧。

夜色已深，身边没人知道我正对着电脑捣鼓这件事。

今天傍晚，我一放学回家，就发现姐姐昨天买的书仍旧在玄关那里堆积如山。因为姐姐现在还没法搬重物上台阶，所以昨天我就自告奋勇地请缨说来帮忙——结果扭头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总之，我把书全搬上了二楼。怎么说一堆书放在玄关也会妨碍打扫不是？

如今的二楼是我完全无法涉足其中的“姐姐地盘”，完全就是书的海洋。如果我随便找块空地方把书放下，之后说不定会惹姐姐生气呢。

我正要下楼，却从堆积在走廊上的书中，发现了一本让人无比感怀的小册子——

《长驴耳朵的国王》

那是小时候听人念过的绘本。应该是我的书，只是不知何时也一并混入“姐姐地盘”了。

话虽如此，故事内容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于是我把书拿回自

己的房间，时隔多年再读，感觉十分有趣。

两位神明在比赛弹奏乐器，正巧一名叫做米达斯的蠢国王路过，神明就让他裁断谁弹奏得比较好，结果米达斯王将橄榄枝垂向了弹奏得比较差的那一位。

结果神明勃然大怒，对米达斯王降下惩罚，把他的耳朵变成了驴耳朵（我觉得这神也真够小心眼的）。羞愧难当的米达斯王将耳朵掩藏起来，但却在理发的时候不慎暴露。于是他威胁理发师说“敢向他人暴露我的秘密的话我就处死你”（这国王也挺过分的呢）。

理发师虽然发誓守口如瓶，不过这秘密太过重大，最终忍无可忍的他在河滩边挖了个深洞，然后对着洞口大喊：“国王有一对驴耳朵！”

我合上书，开始思考。

这或许和我现在写的东西有异曲同工之妙。无法对他人说出口的事情，就偷偷摸摸地记在纸上。

这，便是我的“河滩上的洞窟”吧。

也不知道我能坚持多久，不过反正洞窟里没别人。

先就这样吧。

第一话

罗伯特·富兰克林·杨

《蒲公英女孩》（集英社文库）

1

窗棂在寒风中微微颤动，虽然有暖炉冒出的些许暖意，但人处室内，依旧不断吐出阵阵白气。这股寒意，或许是书店建筑物垂垂老矣的证明吧。

刚开店的时段，店里几乎没有客人。我独自站在柜台后边，默默地将一摞摞硬壳书捆扎打包。从世界文学全集的单本到古旧的减肥类图书，甚至有些封面已经缺失的学习参考书——种类虽多，却全是些毫无价值的货色。

当然，我的知识储备还远没到旧书鉴赏专家的程度，不过近来至少能够判断出哪些书是明显卖不了高价的货了。

我叫五浦大辅，在文现里亚古书堂——一家在北镰仓低调经营的旧书店里当实习店员。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五个月。季节变迁，今天已经是年末——十二月二十六号了。

昨天是圣诞节，大船的商业街自然是热闹非凡，不过这是与我无关的喧嚣。加班，回家——我今年的圣诞节便也无趣地落下了帷幕。

对于旧书店来说，圣诞节不过是年末忙碌时日中的一天罢了。或许是因为家家都迎来了大扫除，来卖旧书的客人络绎不绝，而我们也成天被书籍整理的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

“……唔。”

正当我将捆好的书置于柜台前的空位时，一道奇妙的声音传来。我将视线投向放置绝版文库本的书柜，结果发现那里站着的一位身着羽绒服的男性客人也正扭过头，以同样讶异的表情看向这边。既然声音的来源不是这位客人，也不是我的话，就只有一种可能性了。

文现里亚古书堂店面不大，但柜台内部却相当宽敞——这是为了便于整理图书以及进行网络销售配送工作。成堆的图书堆得像山一样高，营造出一个足以将人隐匿其中的空间——事实上，现在就有一个人位于此“结界”当中。

书本形成的壁垒之上，此刻有两本老旧的少女漫画冒了出来，是西谷祥子的《奥林匹斯的微笑》和《堂兄妹同盟》。从这种迹象看来，壁垒之后的人应该是把这两本漫画给举了起来，这又是唱的哪出戏呢？

紧接着，少女漫画的封面微微倾斜，壁垒的那端出现了一个穿着白色高领毛衣的身影。原来那人正坐在椅子上，手持少女漫画，大大地伸着懒腰呢。

她是个美丽的女子，纤细鼻梁上架着的那副粗框眼镜也十分适合她。长长的黑发流泻而下，触及地面。由于此时她的姿势近乎仰躺，诱人的身体曲线也一览无余。这人的缺点，就是不擅长意识到他人的视线啊。

微微撇向一边的嘴角轻启。

“……唔。”

这名一边伸懒腰一边发出奇妙声音的女子，便是文现里亚古书堂的店长。她叫篠川栞子，如今操持着这家拥有五十年历史老铺的一切。虽然她在年龄上和今年春天才毕业的我相差无几，不过却是个旧书知识渊博的“书虫”。

大概是因为今天从一大清早开始就埋首于电脑前工作，感到疲乏了吧，她微微扭动着脖子。我呆呆地盯着她看了一会儿，突然，栞子小姐眼镜后边的双眼猛地睁开，并毫无疑问地注意到了我的视线。

“……啊。”

她双颊刷地变得绯红，慌慌张张地试图将脸藏匿于书后。

虽然我觉得这绝非什么会让人感到羞耻的事，不过栞子小姐在接人待客方面是极度内向的，除去收购旧书的工作以外，和客人的其他交涉基本都是由我担当。她大多数时候，便是和笔记本电脑一同“隐居”在书籍堆成的壁垒之后，处理网络销售工作。

“啊，捆好的书，我拿去仓库可以吗？”

听到我出声询问，她“犹抱旧书半遮面”地看向我指着的书。

“啊，不、不……请放到车上去。”

“车的话，是说那辆轻便两用车吗？”

我回答道。一般来说，不在店里陈列的书籍，都会收纳在主屋一间充当仓库的房间里。

“是的……我打算把它们拿到市场上去卖……”

“市场？是说户冢那家？”

“没错。”

虽然大家称之为“市场”，不过正式的名字似乎是“旧书交换会”。

大多数旧书店一般都会加入当地的旧书公会一类的组织，而市场，即旧书交换会，便是这些组织内部的加盟店进行商品交换的系统。

如果碰到进到的货中有旧书较难售出的情况，则会在于旧书会馆内召开的交换会上，物色有购买意愿的同业者。而且似乎并不仅限于本地，一旦你加入了某个区域的组织，同样也可以远赴其他区域的市场进行交易。

我望向墙上的月历，明天——十二月二十七号周一的地方有个红色圆圈。

文现里亚古书堂便是神奈川县旧书公会湘南分部的加盟店之一，时常会在户冢的西旧书会馆露脸。而二十七号，便是二〇一〇年最后一次举办交换会的日期。

“是明天吧。”

我说道：

“户冢的旧书会馆，我还从没去过呢。”

上个月，店里收购了大量的二手漫画，按照茱子小姐的指示，

目前是决定参加东京的旧书交换会。东京地区的二手漫画专卖店数量较多，市场方面较为对口——她似乎是如此判断的。

“不，明天的话……前天收购来的书还没有整理完毕……去市场的话，恐怕要等到明年……了吧。”

这还真是有些遗憾。虽说是工作，不过终归是二人相伴出门的机会。

“……我知道了。”

我点了点头，正准备重新忙于工作之时——

“啊，大辅先生。”

茱子小姐却叫住了我，并递来一册单行本。

“请把这本也捆上。”

说完，她全然没有看向我这边，再次消失在书本形成的阴影之中。土气的书壳，灰色的书脊，是坂口三千代的《Cracra日记》——坂口安吾的妻子回顾婚姻生活的散文。

我将书从书壳中取出，随手翻阅。品相尚佳，也没有什么涂鸦笔记。也就是说，这并非茱子小姐所要寻找的东西。

十年前，她的母亲篠川智惠子留下了一本《Cracra日记》后，便消失无踪了。据说智惠子女士拥有比她女儿更为丰富的旧书知识，是个异常精明、不可小觑的人物。

但我只是觉得对不起孩子。年仅四岁便与母亲生离，是何等的

哀伤之事？我很惧怕窥视孩子们那澄澈黝黑的眼眸，我惧怕想起她的一切。虽不知会有多少年，但我已下定决心，不再与她相见，而我恐怕真的会这般做吧。

我扫视了《Cracra日记》中一节的内容。也就是说，在和坂口安吾结婚之前，作者已经育有一女了。她将女儿托付给自己的母亲抚养，独自投入了坂口安吾的怀抱。

栗子小姐是将这本《Cracra日记》视作了母亲留给她的某种信息——母亲想必也是与某位男士一道远走高飞了吧。故此，她根本没有打开书页，而是直接拿去市场卖掉了。

然而，或许在这本书的某个地方，记载有母亲想说给女儿听的话语。为了确认这一点，栗子小姐正致力于找回这本一度弃掉的旧书。

然而，找了这么久也没能找到，想必此书目前应该是在某人的手中吧，或者，早已经被处理掉了？

……我号啕大哭，像我这般笨拙的母亲真的是可有可无的。你有个好外婆，真的。你一定很寂寞吧？我也很想见你啊。但等到你长大成人，想必能够理解我的苦衷，无论你怎么恨我都无妨，但求你能够茁壮成长。我既然已决定不与你相见，那么切莫因为想念我而哭泣哟。我在心中默默低语，对着我亲爱的孩子喃喃自语。

明知道让女儿孤苦伶仃必将招致怨恨，却依旧下定决心不与之相见。虽然残忍，却又坦率真诚，不去寻找任何借口。或许那位篠川智惠子女士，也是这种行事风格？

（那个人是篠川智惠子……我们的妈妈。）

在我脑中响起的，是栗子小姐的妹妹——篠川文香曾经喃喃道出的话语。之前，我在她们家二楼看到了一张与栗子小姐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女子的画像，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文香告诉了我这幅画的模特是谁。文香目前在附近的县立高中上学，年龄上比栗子小姐小十岁左右。

既然母亲的不辞而别是十年前的事，那么那时候的文香恐怕连小学都还没有上吧。这便和书中所记载的情况比较相似了。

（篠川智惠子吗……）

既然姓依旧是篠川，那么，户籍多半还挂在这个家里吧。当然，也可能是文香出于习惯如此称呼罢了。

说起来，我从未听篠川姐妹提过她们双亲的感情如何。前任店长，也就是姐妹俩的父亲，对于抛家弃女的妻子又有怎样的想法呢？

我不由得想多了解一些有关篠川智惠子的事情，因为这势必会有助于我进一步了解有关栗子小姐的一切。她心中隐藏着的些许阴霾，毫无疑问和她离家出走的母亲有关……

我凝视着《Cracra日记》这本书中的一个章节，任由思绪胡乱